

时不时地,耳边常常会飘来一阵稚嫩的二胡声。拉的是什么曲子?有时是《北风吹》,有时是《东方红》,当然也有拉《泉水叮咚》的时候。反正都是些十分简单的老掉牙的东西。我想这不足为奇。你也许常常在你家的阳台或者被窝里听到过这些不知从哪扇窗户里飘出的东西。因为现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实在是太多了,又有哪个家长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多学点东西呢。如果是这样,我的内心也许就不会被那无休止的曲不曲调不调的稚嫩的琴声揉搓得越来越灰暗了。

● 时道

稚嫩的琴声

秋风

二个阿阿盆盆和惠芬的嫩芽芽伸出了。

你也许难以理解我何以对那位老者的琴声如此的悲观。这是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他老人家这样拉下去有何前途。就他这造化,别说以后有可能去音乐学院深造,去哪个剧团独奏,就是想混到居委会大杂院的大合唱队里去恐怕也没一点点可能。纯粹的制造噪音。你说我心里想着咋会高兴。

但那琴声却没有一天停止的时候。人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大怪物。后来当那琴声不知什么原因偶尔停顿一会儿的时候,我甚至会停下手里的事情,心里空落落站在阳台,其实我是在耐心地等待着发生一些什么事。

不久,我还真有了点新发现:他的确有了点进步,他的确可以十分连贯

的马尾巴,结果差点儿没被那发怒的畜生一蹄子踹死。好不容易做成了,我只没黑没明地天天抱着拉着。后来把我爹气得实在没办法,就干脆脱了鞋追着打我说:“我一听见那狗日的吱吱哇哇就心烦,你再敢让它吱吱哇哇,看我不把你狗日的腿折断!”我人是跑掉了,但却从此再不敢弄出一点点响动。手再痒也得忍着。可恶的鞋底子和我爹那一只手遮天的铁钳子一样的大巴掌,就这样把一个未来的大明星或者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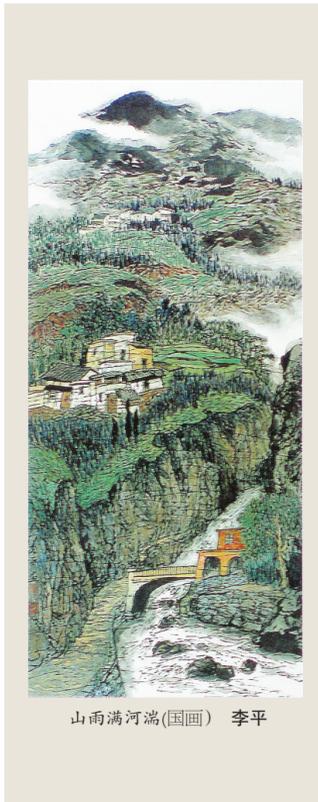
把《北风吹》拉完了。虽说非常的呆板机械,但中间绝无断气停顿。

我想象得到他为此有多么的兴奋。说不定他的老伴正站在他的身旁。说不定他的孙子孙女正在向他祝贺。说不定他正这么用自己的目光询问老伴:怎么样?老伴幸福得直掉老泪说:中,得劲,老得劲……

想到此,我心里禁不住一阵宽慰。幸福满足高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回报对老人难道还不够吗?人的一生,有多少个漫长的分分钟秒秒,假若没有这些稚嫩的琴声,老人的生活又该用什么东西来填充?而空虚的生命对老人难道不是最沉重的负担吗?要说稚嫩,那就不仅仅是老人的琴声了,张三学画,李四学舞,王五学的是炒股……还有我们在扫瞄及网络上见过许许多多的文字……这难道都不是稚嫩的证明吗?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要说稚嫩和成熟,那也要看你和谁比了。贾平凹在文字上的造诣应该算是够可以的了吧,但你会不会想到他也会说出像“大狗叫,小狗也叫”这样对自己还不是十分自信的话。其实不要说贾平凹了,就连像牛顿这样的历史巨人不也在说:“我只不过像一个在海滩边漫步的小孩,无意间捡拾了几个贝壳……”(大意)

让我们稚嫩着,充实着,高兴着走完自己的一生,这难道不好吗?



山雨满河湾(国画) 李平

开始戒烟的第一天,两位老人卧在炕上,一遍一遍地诉说浑身筋骨疼痛的痛苦。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让他们兄弟俩每人拿一根推布用的木棒,一下一下地捶腿……那痛苦的样子,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从此,他也知道了“大烟”的厉害。每看到或听到鸦片,他就像看见仇人一样。在他升为指挥官之后,就在部队中下了禁止“烟、酒、嫖、赌”的命令。凡违反者,一律枪决。

冯玉祥有个根根叫李连成。有一次他想抽烟,就拉上了冯的勤务兵曹洪助。

两人来到后山。抽完烟后,李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茶叶,递给曹洪助说:“这能去嘴里的烟味,快嚼吧。”

谁知,那曹洪助没有吃茶的习惯。他嚼了,又苦又涩,愁眉苦脸地全吐了出来。

他们刚刚回到家里,就听冯玉祥喊:“小三儿。”

“有!”曹洪助应声进屋。

不吸烟的人对烟味十分敏感。冯玉祥一见曹洪助便问:“你抽烟了?”

“没有。”曹洪助急忙两脚靠拢,立正回答道。

“你还敢撒谎!”

“先生,我错了。我就抽了一支,下次再也不敢了。”

“去吧!罚你一个星期的禁闭。”

“是!”

曹洪助戒烟,只是禁止他一个星期的工作,让他自我反省。到了第三天,他闲得难受极了,便跑到冯玉祥面前再次认错。冯玉祥批准他提前工作。

冯玉祥不准吸烟的禁令,唯独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王铁珊,一个是翦伯赞。

王铁珊老先生治学严谨,道德高尚,为官清廉。冯玉祥听说王铁珊辞去江苏省长职务,闲居定县,就特派鹿鹿仲麟专程邀请,为他和他的军官们讲课。

这王铁珊素闻冯玉祥的英名,即欣然同意,但他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能信奉基督教;第二,不能戒戒烟;第三,不能改穿短服。

冯玉祥完全同意了王铁珊老先生的要求。但是,王铁珊来到冯军后,一看大家都不抽烟,就自动地不吸了。冯玉祥问其原因,他说:“不能因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

“是!”

历史学家翦伯赞抽烟时,是一支接一支。冯玉祥敬重这个有学问的人,每见翦伯赞伸手拿烟,就忙着给他找火柴。有一次,冯玉祥还派副官送给他一条烟。副官对翦伯赞说:“冯先生送烟给朋友,这还是第一次。”

冯玉祥素有“爱国将领”之称。对凡是侵略和欺压过中国人民的外国人,他都恨之人骨,态度十分明朗,立场也十分坚定。

1921年8月,冯玉祥第一次督豫。一天半夜时分,冯玉祥已经熟睡。当时任河南省警察厅长的鹿仲麟突然来了电话:“报告总司令,有一日本人醉酒,肆意打人,警察干涉,他殴打警察,怎么办?”

“先送往督署解决。”冯玉祥回答。

第二天,那日本人被送往开封。督署署长漫不经心地问:“这是涉外事件,请送往领事部门处理。”

冯玉祥得知后,叫鹿仲麟把那日本人弄到郑州,并且叫来他的手枪队,好在一旁助威。

“他打了中国人几下?”冯玉祥问鹿仲麟。

“据说打了二三十下。”

“好,脱掉他的鞋,打他五六下。”

于是,这日本人被按倒在地,挨了他自己鞋的打。

严惩外国记者打猎伤人。有一次,两名英国驻河南的记者在河南中牟县郊打猎,却伤了一个老农。这两名

记者不管不问,扬长而去。

当地人把此事汇报给了冯玉祥。他亲自去见了这两个记者。此两人态度却很蛮横,反而质问冯玉祥:“中国法律上哪一条规定,不准在农闲时打猎?”

冯玉祥十分气愤地反驳道:“中国法律上又有一条规定,可以随便四处打猎,而且打伤我们的老百姓?”

但这两个记者还是不服输。冯玉祥说:“你们既然不认错,只要把打死的兔子再搞活,就放你们走。”

两人无奈,最后答应赔偿损失,登报声明不再重犯。

说到此事,冯玉祥慷慨地说:“中国太弱,中国的政府太弱,中国的军队太弱,中国太穷,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但我们是不受气的,无论谁欺负我们也不行,要常常记住这一点,要为国家、百姓、民族做些有用的事,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完)

冯玉祥在郑州

张清献 编著



● 博客丛林

拿富人说点事儿

袁岳

概率也显著提高了。

人从普通人成为富人会有四个显著的变化:一是直接可见度降低,间接可见度上升,这是因为富人很快就会进入圈子化生活,而且出于安全考虑的原因,与一般陌生人的接触减少。

但是作为各位媒体包括由八婆组成的人际媒体对他的兴趣度上升,这样人们再接触到变富裕的人的途径是从消息里,而较少是直接接洽。二是接触门槛的圈子规则。富人会有意识地减少其一般的社交筛选成本,而把这样的成本交给圈子——包括自然滚动的圈子与其他一些人为组织的圈子如俱乐部等,

圈子保证了有限交往的同质性与高效率。三是初富群体在实质上有很强的自卑感,最怕别人瞧不上他们,因此就形成了对于社会地位需要的过度反应,因此他们的行头或者比富标志会比较突出。四是强烈的精神需要,他们在外表上表现得很庸俗,而且对陌生人群有强烈的排斥感,但是也会导致他们对于包括宗教、国学、风水、算命、善聊的小姐、有见识的顾问的强烈需要。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是向往成为富人的,但这个富人是一个抽象而且是与自我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概

念。具体真实的富人的行为模式则导致我们对于富人的反感:低透明度导致低透明度,低透明度带来高负面猜测性;圈子化导致大部分人的被排斥感与挫折感,这种感觉导致我们对于排斥者采取批评态度;过度的外在符号上的奢华导致明确的道德攻击;物质奢华与精神追求的合一导致对于他们的虚伪性判断。这样,模式的富人在道义上就接近于坏人。但是即使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在作为平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意识与道德面貌,如果你成为了富人,其实你的模式与评价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两样。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真正对于富人的负面评价基于刻板印象的多于真实的经验,我们一般也不反对真正依靠正当方式致富的人群,而且我们大半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富人。但是我们对于大部分致富的故事了解少,这种了解少与富人的隐形性与富人讲故事和讲道理的俗套有关。

些总也摆脱不了反感的梦魇,难以扼制的自杀念头,抗抑郁药物副作用引发的躯体疼痛……

如果李兰妮仅仅记录了这些,那么这一定不成其为书,只是一个抑郁加癌症患者的病历。震撼我的是,她在将自己的病症诚实地诉诸文字的同时,没有呻吟,没有试图博取怜悯。她表达了坚强,表达了爱,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为抑郁患者赢得世人的理解、社会的宽容和援助,让每一个精神患者得到应有的尊重。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前几天与几位做奢侈品的朋友聊天,一位做高端产品多年的老板GG给我冒出来那么一句,“中国的富人啊,那是不容易看到的。”这句话与胡润对我说的话有点相近。他在前几天和我一起出席龙湖地产招待会的时候说,“你要请到中国的富人,就要亲自到这样的活动上,而且要亲自和他们去做朋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社会上的富人多了,其实富人多是我们这个社会具有活力的一个重要魅力点,如果大家没有成为富人的机会,那么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更郁闷,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至少有了想象的空间。而且一般的人也不真的就容不下富人,最重要的是看不惯来路不正、为富不仁的富人。客观地说,与刚开放的时候发财要靠批条子相比,由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加深,我们变富人的机会有所增加,靠本事吃饭成富人的

● 新书架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传英

在崔永元公开自己患有抑郁症后,抑郁症作为一种“病”的知晓度明显扩大。现在又有一位抑郁症患者站了出来——深圳作家李兰妮,职业写作能力加上对抑郁症的切身体验,她的文字所传递出来的抑郁症患者的绝望、煎熬,给人以很强烈的震撼感。

不仅如此,李兰妮的病史更惊人,1988年甲状腺癌全切除,然后便陷入化疗、癌转移的深渊,就在跟癌症的战斗中,2003年被确诊为抑郁症。李兰妮个性开朗乐观,当医生判她有抑郁症时,她自己的第一

反应是:我会抑郁?笑话。很不幸,“笑话”演变成了她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经历了一天更甚一天的折磨,她发出了“抑郁比癌症更痛苦”的叹息。

健康人无法体会抑郁症患者的痛楚,但从李兰妮的这声叹息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痛不欲生。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抑郁症爆发时的真实记录:那

那么这一定不成其为书,只是一个抑郁加癌症患者的病历。震撼我的是,她在将自己的病症诚实地诉诸文字的同时,没有呻吟,没有试图博取怜悯。她表达了坚强,表达了爱,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为抑郁患者赢得世人的理解、社会的宽容和援助,让每一个精神患者得到应有的尊重。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绿城杂俎

说“四”

陈永坤

从古到今,“四”是咱中国人运用得非常广泛的一个数字。一年有“四季”,人体有“四肢”,文房有“四宝”,凡象征吉祥、荣誉或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大多冠以“四”字。诸如“四海”、“四都”、“四仲”、“四韦”、“四业”、“四奇”、“四绝”、“四大奇书”、“四大园林”、“四大佛山”、“四大石窟”等等,多不胜数。

在某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多冠以“四”字。如把上古时颡项、黄帝、尧、舜称为“四圣”;把战国时的“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称为“四豪”;把古代具有天姿国色的妇女西施、王嫱、貂蝉、杨玉环称为“四大美女”;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四杰”;宋代的秦观、张耒、晁补之、黄庭坚被称为“四学士”;宋代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被称为“四先生”;元代的戏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也被称为“四大家”;清代的朱彝尊、李因笃、姜宸英、严绳孙被称为“四布衣”。另外,在中国的京剧演员中也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四小名旦”之称。

中国人为何对“四”如此钟情?因为古代人以“九”为至尊,而“九”是入君的象征,是封建皇帝的专利数字,一般人不能滥用。除“九”之外,便以“四”字最富尊贵的意蕴。究其原因,很可能与《周易》无关系。《易·系辞》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于“四象”,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其延伸几乎无所不包,故“四”字就推广到一些比较受人重视的事物方面。

散山 陈茗屋



远山 陈亚伟 摄影

● 郑邑旧事

旧时郑州的纺织品行业

王瑞明 杜丰芮

清末民初,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在郑交轨后,很快在老城区和城西的火车站之间,形成一片商业街区;随着豫陕棉花等农产品在这里大量聚集,有经济头脑的商人开始在郑州投资兴办纺织品商业,最初有资金雄厚的协大、泉兴长、景文长、景文洲等布匹什绸庄,市面还有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土布的小商贩,形成郑州早期的纺织品商业。

1913年,郑州商务会公布的17个行业中已有绸缎布匹业的记载。之后,随着郑州市场的日益繁荣,经营绸缎的大商号纷纷择址闹市街开张营业。史料记有:“当年大同路、德化街,后来延伸向福寿街,有长发洋、瑞丰洋、义丰洋祥记、长发斋、恒玉、文昌、临记等绸缎布匹店(店)。西关大街、东大街等处还散布着不少中小店铺。经营品种有棉布、丝绸等。1920年豫丰纱厂在郑建厂投产和铁路员工的增加,迅速形成了以乔家门为中心的布匹、百货商业区。上

等源源应市。是郑州纺织品市场生意的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纺织行业走向低谷。实力雄厚的瑞丰洋、长发洋等布庄转移资金,向西安避难。剩下的小店铺生意萧条,大部分歇业。兴盛一时的乔家门棉布市场也被迫关门了。抗战胜利后,郑州纺织品行业又得以复兴,出现了新的格局;在一马路一带很快形成了以棉布批业务为主的振兴市场,在太康路北侧以绸缎、百货为主的太康市场;在西一街西侧以布匹、饰品小商贩为主的老坟岗市场,构成了郑州居民就近购物的商业网点。

解放初,市区的棉纱、布业商和绸缎商号,继续开业者有50多家,从业人员800多人。1949年11月,郑州成立了国营花纱布公司,(负责棉花、棉纱和棉布的收购、调拨供应工作)下设4个批发部。从此,郑州市区纺织品行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日益活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连载

“是啊,是啊,简书记。”赵处长也是个灵活人,虽然眼神里有一些困惑,但还是接过了简又然的话茬。

酒喝到三分意思,大家的话就上了正题。

李明学举着酒杯说:“赵处长,我敬你一杯。辉煌的过去,还是赵处长多多关心哪!省发改委对湖东一直是很关注的,也是很支持的。你们的江主任,老家就在湖东嘛。哈哈,来,喝了。”

赵处长也端着杯子,虽然他是处长,与李明学平级,但一个是地方大员,一个是省直小吏,所以李明学一敬酒,赵处长还是有点激动的。

酒喝下去后,赵处长说:“这个项目,本来也是轮不到湖东的。现在,省里有七个县都在做,也都报了。但是,国家发改委最后能批的只有一个。我来之前,向江主任汇报,他也很重视啊,很重视。”

这话里就明显的有话了,虽然短,但包含着的信息量大。程辉拿眼看下了李明学,李明学正在看着简又然。

“赵处长哪,我来敬你。”简又然笑着让服务员满了酒,说:“今天我刚到湖东来,赵处长就到湖东检查工作了,这是缘分。为此,我要敬你。”说着,一仰脖子,酒倒下去了。

赵处长笑着,说:“好酒量。”也喝了。

简又然又满了一杯,说:“我湖东来,既要李书记的关心,更要省直的领导们支持啊。赵处长,我再敬你第二杯。”

赵处长似乎感到了简又然的能耐,摆摆手道:“我不是什么领导啊,我们都是正处,平级,平级而已。”

“那可不一样了,现在,我在下面,你在省直啊!来,来,喝了。”简又然酒下去了,望着赵处长把酒也喝了。

程辉有些感激地看着简又然,李明学也看着,眼神里有些说不清楚的意味。简又然又满了第三杯,说:“这杯是为了解辉实业,为了赵处长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

简又然这话说得得体大方,程辉心想: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家伙。就这几任到湖东来挂职的领导干部看,简又然就凭这一会儿的表现,就够得上是出色了。

人家才放心。酒喝高了,大家心里有底。一般酒桌上,喝到称兄道弟时,大概也是酒到八分了。”赵处长啊,我可是老哥哥了,简又然道:“你多年轻,才三十多吧。七零年代的了。我们可是超四了啊!”

“下来挂职好啊,是对的。我们委里那个王主任,就是上上一届下派挂职的干部。本来在委里也是个处长。一下来,两年一干,噌地就上去了。现在讲究这个,叫基层工作经历。”赵处长将嘴里边沾着的菜叶,慢慢地用手给捏了出来。

简又然道:“这是个大趋势,也是大方向。不过,我下来,倒是真的想做点事。赵处长你也知道,像我们干办公室的,一天到晚就跟着领导转,累啊!下来,人轻松些,也了解些民情民意。”

“你看你看,我说简书记不简单嘛,说出的话都一套一套的。”赵处长又对程辉道:“以后有什么事,就找你们简书记了。只要简书记点头,我就没意见。”

8